景德傳燈錄

十九
二十

日

日之函入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
10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三十一人見錄）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洛京南院和尚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越州越山師鼐禪師

文庫 17
W17
10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氏寄贈
010185192836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州(京イ)憩鶴山和尚
潭州溈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台州十相審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爲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盧僊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嵩山安德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眞大師弘瑫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
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
峯雪峯觀其少儁堪爲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
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昧卻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
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
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
搊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
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

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
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
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
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爲喚這箇作拳頭師受請
止閩山衆徒臻集後閩帥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
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
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
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
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
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如何

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爲老兄散却衆也問不落有
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
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贓不須頻下
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
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
如何師曰桔槹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
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
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
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
須窺衆樂履冰何必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

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問目前生死如
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什麼道不
得師曰汝爺名什麼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不敢
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只這箇是問不犯鋒
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澀處乞師一言師曰
可殺沉吟曰爲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
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麼
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麼人消得師曰著衣
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
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

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
師擧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
道後安國曰恁麼卽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
曰恁麼卽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亦曰西雙泉以隨州有東雙泉故也）京
兆府人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雪
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
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滴
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搊住其僧變
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于人號手
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先住巘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
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階曰
款款莫教蹉倒師曰忽然蹉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
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
士博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
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一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

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擧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卽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棲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什麽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麽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麽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麽生是

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卻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卻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雪峯謂衆曰諸上座到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師舉問鵞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烏石嶺

什麼處是相見鵞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處是相見不相見試斷看）梁貞明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船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揶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麼莫覆卻船子問泯默將何爲則師曰落在什麼處

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師見一僧乃以拄子打露
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什麽不痛
僧無對玄覺代云貪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
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麽生曰不會師曰不
會會取好莫傷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麤委些
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
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
麽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
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
還記得麽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

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
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
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
殿前過爲什麽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麽處僧曰
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
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
見什麽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
人爲什麽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三件重重
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
教別人問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麽言僧低

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乗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徵云此二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

也師黙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知此商量正是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秥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眞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

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是）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
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
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
曰卻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
本源師良久卻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
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
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卻禮拜汝師見一僧乃曰汝作
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
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卻是汝謾我師令侍者
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

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
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
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閩帥禮重為奏命服唐天成
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
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
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
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
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
罪言訖跏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

氏寶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
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
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
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
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
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
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
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
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
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
順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黒白
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
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
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
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
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
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
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

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
道了也今自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
有卽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
不問第一義曰現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
調請師和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
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眞禪師初參雪峯而染
指後因閩王請於淸風樓齋坐久擧目忽覩日光豁
然頓曉而有偈曰

淸風樓上赴官齋　此日平生眼豁開
方知普通年遠事　不從葱嶺路將來

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
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
衆示二偈曰

眼光隨色盡　耳識逐聲消　還源無別旨
今日與明朝

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氏依石佛
寺齊合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

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床上安床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撫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卽托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麼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卽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卽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

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大闡玄風終于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于廣主請接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爲師開堂日廣主親臨問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曰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拶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

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麼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脣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曾觸著一粒米掛一縷線

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自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學人

簇簇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衆久立師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

人處分纔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將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為你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這般事捻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乾坤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兩脚汝若是箇人聞

說道什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手纔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榾𣔻到處馳騁驢脣馬觜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

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樂普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則不可見弟一等是踢破草鞋抛卻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實若有箇入頭處遇著咬豬狗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挂鉢

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
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
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
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横擔拄杖一千二千里
走趁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
得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
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
看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前頭將什麼抵擬
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
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

據目前俗子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
合履踐箇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師云汝等沒
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過超佛越祖之談汝且
喚那箇爲佛那箇爲祖且說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
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
著你有什麼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麼椀以阿那箇爲
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横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眞
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
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私獨自參詳除却著
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

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
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
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老爺
孃師長和尚作這般底去就這打野榸漢有什麼死
急行脚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漓迠于像季近白師
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
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
時設使有一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
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
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

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
什麼事近前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
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
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
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
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
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
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
尚五臺山有文殊總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
臥龍西堂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麼向這裏識取

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
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標木
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便下堂
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
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
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
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
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剎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
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
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

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曾夢見衲僧沙彌
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畫地一下云
總在這裏又畫一下云總從這裏出去珍重師上堂
云和尚子衲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
僧鼻孔衆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
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麼事猶是
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灸瘡瘢上著艾燋
這箇一場狼藉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
托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
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

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從裏道出這箇是就事上道遮箇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孃噇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年得箇休歇麼更有一般底纔聞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得箇入頭路夢見麼似這般底打殺一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試拈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教老漢見捉來勘

不相當槌胸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到處自受屈作麼者滅胡種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更蹉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

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

舉一不顧　即差互　擬思量　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梨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卻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這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問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棙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棙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摝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

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
雲門聳峻白雲低　水急遊魚不敢棲
入戸已知來見解　何煩再舉轢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
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
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世如
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
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
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

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
洞曉宗要常日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淛中謁錢
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
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
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
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
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丈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諱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諱他閻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兎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寱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

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寱語問摩騰入漢即不
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
三乘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
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
古曲發聲雄　今時韻亦同　若教第一指
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栯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
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
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溈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
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先龍興大藏小
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
黃蘗橋師曰賺卻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
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
止箔曰恁麼即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
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
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卻無師曰為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卻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 第二世住 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

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升霄漢衆類難追曰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撑太陽

太原孚上座徧歷諸方名聞宇宙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

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座右雪峯纔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麼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卻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只有這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卻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卻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

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纊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註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喩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音釋

璠(方袁切) 鼐(奴代切) 囷(渠殞切) 桔槔(桔正作橰吉屑切槔古勞切桔槔汲水機器) 湍(他端切急瀨也) 勦(子了切絕也) 縠(胡谷切縐紗也) 剜(一丸切刻也) 榼𣘻(榼克合切𣘻蘇合切榼𣘻糞穢也) 嚼(在爵切咀嚼也) 眨(側合切目動也) 榸(卓皆切) 澆醨(澆古堯切醨呂支切澆醨薄也) 瞠(抽庚切直視也) 灸(舉有切灼也) 燋(子肖切炬也)

蹲跳(蹲蒲沒切跳他弔切)蟭蟟(蟭卽消切蟟落蕭切蟭蟟蟲名)坼(丑厄切開坼也)毆(於口切捶擊也)勁(居正切)纊(苦謗切絮之細者曰纊)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十九計字一萬四百二十箇
該銀五兩四錢二分
廬田沙彌性雲劉長洲徐普書眞州劉文元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一十九人見錄)

杭州佛日和尚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
洪州同安丕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嵇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阾珽和尚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昌白雲滅禪師

潭州幕輔山和尚　舒州白水山瑋禪師

廬山冶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棲山慧志禪師

已上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一十四人一十三人見錄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玉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眞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西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

廬山羅漢池隆山主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二人見錄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斌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濰州化城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一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錄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
京兆保福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
京兆香城和尚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一十二人見錄
踈山證禪師第二世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檗慧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
筠州五峯山行繼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
華州西谿道秦禪師　撫州踈山和尚
筠州黃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黃檗山贏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　澧州太守雷滿
已上二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六人見録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臥龍和尚
嘉州黑水寺慧通禪師　京兆盤龍和尚
單州東禪和尚　鄜州善雅和尚
已上四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江西逍遥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巍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録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州龍谿和尚

桂陽志通禪師
盧山壽昌院淨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桐泉山和尚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潭州文殊和尚

祥州大巖白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

河東北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為師後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尚不病維那白夾山夾山許相見未陞階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

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階禮拜夾山又
問闍黎與什麼人爲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他何不來
相看師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
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
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
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卽
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什麼
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窻
下著師卻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
卽向汝道至明旦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麼

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
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
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掛松蘿夾山曰此猶
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船漢
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
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座送
茶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
夾山迴顧師曰釅茶三五碗意在钁頭邊夾山曰瓶
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意籃中無一
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擧目師又問曰大衆鶴望

乞師一言來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
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來山曰大衆有人
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師後迴漸西
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鄉關萬
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
常之旨人焉廋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
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拄杖驀口拄曰此猶是橫徑師
曰合取口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
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白大有人從是邑來問
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者裏作麼問如
何是點額魚師云不透波瀾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
不仰面曰恁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靑雲事作
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
兔懷胎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菓早
朝猿摘去玉華晩後鳳銜歸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要鍚要拳問不傷王道如
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還
流左降問王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

親宮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如何是妙旨師云好問遂頭認影如何止師云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云僧衣衆人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未有者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即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第二世

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卻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東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為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閑空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市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廁坑子問學人不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即

今事作麼生曰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饑渴曰恁麼即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睬曰不睬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攫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一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著箇人曰恁麼即某甲未會祇對珍重師後住兜率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

室密受眞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爲第十一座屬膺和尚將臨順寂主事僧問誰當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僉議舉第十二座爲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十一座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一座焉時簡師既密承師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詧其情乃棄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

曰爲什麼卻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横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什麼吞卻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卻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于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第三世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

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
問截氷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
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
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
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
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
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
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
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得

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
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
審將什麼對師曰只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
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云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第三世）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
相逢爲什麼不相識問紅鑪猛燄時如何師曰裏頭
是什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
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

汝身大小

池州稽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者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便作輪椎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豎高樓曰恁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師道師云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第四世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鑑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鑑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阾珽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謂衆曰雪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麽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麽則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著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曰憨作麽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借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不昧於時中師

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麽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麽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卻憶鍾期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也是廚寒甑足塵師有時擧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口麽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是妙明眞性師曰寬寬

莫搕損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第四世住時號鹿頭和尚）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眞心師曰欺者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卽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餤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卽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

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何是金
峯正主師曰此去鎭縣不遥闍黎莫造次進曰何不
道師曰口如磉盤問千峯萬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
額而已問千峯無雲萬里絶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
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
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師
後住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眞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
忽遇客來將何祇對師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
祖相傳是什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
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
去師曰山下李家使年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
曰汝若相隨莫向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
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
高峻處師曰汝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
鳳入鷄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
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眼特地一場愁問如
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

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二偈示衆曰

一片凝然光燦爛　擬意追尋卒難見

炳然擲著豁人情　大事分明皆總辦

是快活　無繫絆　萬兩黃金終不換

任他千聖出頭來　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了悟第二世住先住荷玉山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貞谿 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闍黎

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
院拍手笑嘘嘘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問自巳
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為什麼不明師曰不見
道自巳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
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
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
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
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師
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
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

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
石鐘院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
谿問久嚮廬山石門為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
逢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
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
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
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

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
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
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
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
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
頂上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
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
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
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
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眞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
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華開師嘗著眞贊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
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
開帳（法眼別云 飽叢林）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戢櫂曰

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僧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卻喚某甲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箇甚麼曰只者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白來與汝道曰即今為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箇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為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讚岏師不肯自答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箇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嘶日中草
前鈞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逢神廟子見者盡勤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肯度御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 洞山第三世 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不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罥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

極則為人處師曰殷勤付囑後人看問賔頭盧一身
為什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共一月萬戶盡逢春
師有偈曰
龍光山頂寶月輪　照耀乾坤爍暗雲
尊者不移元一質　千江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
兩處開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
居衡嶽宴坐巖室屬夾山和尚示寂衆請師住持師
遂至澧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階排

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
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
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
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辨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
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
至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創寺再
闡玄風上堂示徒曰瑠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七
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
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

何事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花鼓好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黄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徧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入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雞竪也無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絶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

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曰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戸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烏鳶飛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櫳因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第一世)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茫茫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茆戸絶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黄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一箇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僧

問和尚患箇什麼太羸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
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麼曰和尚
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摠
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者箇曰
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
祇待師曰喫茶去
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
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
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
曰一箇賺汝師乃省悟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
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
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
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不點落千
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入夫曰恁麼即
人人有分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蝨之絲廚

絶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
遊佛宇喜忘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溫和尚剃度後
謁高安仁和尚獨領微言潛通祕鍵尋回洛下于中
灘創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惟師延
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
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
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師一
日閑步巖岫間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櫻笠觸之即壞
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玆建寺以酬昔因
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
為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
徑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
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卻
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
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
南北東西去也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
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
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

開華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寒暑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彦超早遊師戸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當後榮顯爲教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併示一偈曰

我有一間舍　父母爲修蓋　住來八十年
近來覺損壞　早擬移他處　事涉有憎愛
待他摧毀時　彼此無相礙

跏趺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蓮經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絶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暮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十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卽止又値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卻後四十年有巾子峯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染騰騰

之言又衆請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淛東飢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椶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齎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請說法要師請於每年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天台光明太會始於師也）師將榮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愍懸記應矣師上堂謂衆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話各要知箇

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緣當人歇卻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汝道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

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墳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爲隱迹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恤民之事剋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踈山匡仁禪師法嗣

踈山證禪師第二世　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甚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第十世　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碗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

極則事師曰空王殿上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亘等凡七人各從參嗣僉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賛曰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輪圓須彌須彌一指月面豪芒明照禪師詛曰違方方塵不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

筠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學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

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一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從此回意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軀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疎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畐塞虛空不如不去疎山便休師下堂參

第二座座曰適觀座主祇對和尚語甚奇特師曰此
乃卒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座曰一刹那
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
交盈如是三白尋住黃檗山聚衆開法世第二終于本
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是佛師
曰者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師如何師曰
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駬耳鬅頭
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顋問隨緣認得時
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
六國罷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
面獨揚眉迴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
師曰洛河水逆流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
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横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
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
愛曰既是善知識爲什麼卻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

負恩者多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
得者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韲冷飯曰又大寂寞生
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第三世 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
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
爲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
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
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者裏曰到後如何師曰
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

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與教意
同別師曰金鷄玉兎聽繞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
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
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
向他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
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
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第一世 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

家老有童顔得法於踈山之室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適然簫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
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覔無蹤問如何是正
勤一條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闍黎從
什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
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
曰泥人落水木人撈師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大衆
及期合城士女奔走至院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
葬于院後經二稔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
城東闍維收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
尾腰間一劒
京兆三相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覔縫不得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
母因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書年二
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
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安器之容其入室仍與
園務力營衆事有僧辭樂普普曰四面是山闍黎向

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座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代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秖對和尚時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向復遊峨眉迴住興元連師王公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

節師創永安禪苑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華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蹋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蘂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師曰一

句不可得師往遊煉道被昭宗蒙塵之亂以晉開運丙午歳冬鳴揵椎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臘六十敕謚淨悟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問未作人身以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匹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性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蟭螟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華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衆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卻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汝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如何是

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
髏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
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
金鷄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
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如
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
眞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
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
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滉水千波孤
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問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
曰幾度扣門拈不出
京兆臥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
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時豈該
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
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逈物外物
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

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即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
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
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
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
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
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掛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
通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龍頭卸角馱來

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洪門切忌更嘶蘆問
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
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
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
如何師曰雖則冱凝呈瑞色太陽輝後卻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
如何辨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諳水勢舉櫂別波瀾師
不愜意乃參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
櫂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

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畐塞虚空曰畐塞虚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

南山路仄東山低　新到莫辭三擔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　明明不曉卻成迷

師肉髻羅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

木平山裏人　貌古言復少　相看陌路同

論心秋月皎　壞衲線非蠶　助歌聲有鳥

城闕今日來　一漚曾已曉

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刋石影本國謚眞寂禪師塔曰普慧

陝府龍谿和尚上堂謂衆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一箇橛作麼生免得下橛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則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問下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問請師挑揥師曰擂鼓轉船頭櫂挑波裏月

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嚴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萃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音釋

惲於粉切　稽胡鷄切　跉玨跉良郢切玨古岳切　瑋羽鬼切　嶼似與切　[illegible]甲民切　璘力珍切　鄜方朱切州名　潺士山切潺潺水流聲也　瀑蒲木切飛泉也　淥盧谷切水綠色也　醶魚念切味厚也　擭屋虢切　詧楚黠切與察同　搕克盍切築也　郴丑林切州名　僜徒亘切　巑岏巑在丸切岏五丸切巑岏山銳貌　鳶以專切鵄也　襱盧紅切幒也　攏力董切　螘魚豈切與蟻同　糝桑感切米粒也　鍵渠偃

切闗鍵也 痂古牙切乾瘍也 飼詳吏切餧也 聃丁含切耳大垂也 鬅步崩切髮短也

娠失人切孕也 僰蒲北切夷名 螮蝀螮都計切蝀多貢切螮蝀虹蜺也 諳烏合

切練歷也 宕徒浪切 揥他狄切與擿同 擂盧對切擊鼓也正作攂

冊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計字一萬三千三百六
十箇該銀六兩九錢五分
安城沙門可震對長洲徐普書上元陶邦本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